

性理真詮提綱 三卷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道 目錄

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

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

第三篇論字內當有真教

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

第五篇論真教惟上主所立

第六篇論上主真教與世永存

第七篇論真教實義聽人考察

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真教

第九篇論真正異端在於不認真教

第十篇總論異端之非

第十一篇駁漢唐以來性理一書諸謬說

第十二篇論今之明儒識見雖高議論雖正但與真教之理尙有不足處

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

靈性之道

第一篇發明真教總義

後儒曰。今聞天地間惟有一至尊無對之上主。無始無終。無聲無臭。全能全智。全善。實爲肇造天地神人萬物之大元。又云人之靈性。爲上主從無而造。有始無終。不死不滅。生前善。惡。死後賞罰。大哉論乎。斯其至矣。予不能不心悅而誠服矣。蓋此兩端至理。最關緊要。洵爲諸道之大原。萬理之根柢也。倘無此兩端至理爲之綱維。皆虛而不實。浮而無根。雖終身由之。必不能積德修善而獲真報也。曠觀今古。立教多門。然其所以立教之宗。非謂理氣。卽云太

極。非談空。卽說無。所論賞善罰惡。俱在現世。所論天堂地獄。不但與上主至公之義相悖。且與人靈性之實義。亦大相刺謬。詎得謂探本尋源之真教乎哉。嗟乎。中心搖搖。竟弗能決擇一教以爲指南矣。將欲舍教以立身。又恐爲人所譏。今已矣。吾守五倫以盡人道可也。

第二篇論但守五倫不足爲真教

先儒曰。子遵五倫以盡人道是已。當知五倫之道。賦於上主。盡五倫而不推原於上主。是循其末矣。而探本則未也。夫豈可哉。蓋國家有五倫。盡五倫於世上之君親。則家有孝子。國有忠臣。然後世上之君臣父子相通。家齊而國治矣。六合有大倫。盡大倫於天上之大君共父。則宇宙多仁人。寰區多義士。然後天上之大君共父。與吾人相通。乾坤內外之真教彰矣。吾人必互相維繫。

方得相通。苟人與人不相通。則世道悖違。人事乖亂。人與上主不相通。則生不知其何所來。死不知其何所往。現在所行。究不知其何所爲也。由此觀之。盡大倫於上主之前。不較盡五倫於人之前。更爲吃緊乎。

第三篇論字內當有真教

邪說橫行。壞人心性。執真教之理。提撕警覺。如人身染瘋狂瘟疫等症。語言行事。紊亂失序。雖以正言。誨之諄諄。令其醒悟人事。無奈其病已深。徒勞無益。非遇良醫。施以善劑。除其病根。則其病愈染愈深。不陷於死亡者。幾希矣。今二千年來。異端雜出。逆理亂常。迷人心志。害人本良。中國儒者。雖具一己之論。闢異端之非。令其遷改。卒不能變其邪心。歸于正道。何以異是。悲哉。悲哉。當今之時。正宜講明真教。確認上主。直指乎降祥降殃之顯赫。申明夫賞

善罰惡之大權。斯邪正立見。真偽昭然矣。蓋真教能治人身。兼治人心。外而規矩嚴肅。秩然不紊。內而誠意懇至。肫然弗移。苟真教之是遵。則既明宇內之真主。又明真正之賞罰。而邪教自然熄止矣。蓋吾人私欲日深。情好日偏。富貴淫其心。安逸蕩其志。異端邪說。又從而蠱惑其性靈。是故驕奢淫逸。無所不至。放辟邪侈。無所不爲。心如病狂。豈不然哉。不有真教實理。誨之改遷。何以拔人心之陷溺。超乎萬物之上。使之卑視自己。而欽崇上主乎。○真教如太陽。光照萬方。行路者依此光而行。必不失蕩平之路。致有岐路之悲。無真教。微獨修德無真向。且遵道而行。半途而廢。易入岐途。而無貞固之守。有真教以爲之準則。則心志光明。規誡嚴密。修德有輔翼之方。進業有勸勉之道。有罪愆則遷改有門。避惡風則防備有法。倘無真教。修德進業。皆不能合。

乎中庸之道也。蓋修德如射。失諸正鵠。射雖工。何能中的乎。

第四篇論真教惟一不能有二

後儒曰。上主係宇內共主。天地元尊。欽崇之道。宜萬國相同。不可有二。乃起視斯世。異端雜出。不啻如敵國相爭。戈矛相向。仰維上主。乃萬真之原。愛真而惡假。必大發慈惻。決不忍人世以虛偽相將。彼此仇對。定立真實之禮。使人從中分別真偽。如太陽當空。而真偽昭然共睹。豈肯使偽教亂真教乎。

先儒曰。然真教惟一。原不容偽教雜乎其中。原其初固定實理法程。分別真偽。使人遵守。徧考經書。證據鑿然。迨後人心不古。喜新厭故。邪教紛出。而真教方晦也。蓋上主初造人類。兼有二者。一屬神。一屬形。二者相較。神重而形輕。萬物所以養形。真教所以養神。養形者已全備無缺。而養神之真教。或有缺

焉。斷無是理也。是故開闢之初。真教之傳。已燦然明備。無纖毫缺略矣。夫真教爲人而設。無人則無教。有人則真教卽昭明於世。以是知上主乃造人之大主。立教之公師。人係上主所造。教係上主所立。然後教爲真教也。必如此。吾人存心養性。天壽不貳。修身以俟之。方能生順死安。復命歸根。而無遺憾矣。不然。真教不明。邪教日盛。何以返上古真教中正之實理。滅異端偏謬之妄行乎。蓋真教者。乃先儒相傳上主所立之古教也。凡有新說。皆今人所立之異端耳。○夫事始於今。理始於古。真教之理。乃中庸至理。自開闢已然矣。是真教之行。世世相承。未嘗或替。當開闢之時。定有上主所生之人。上主已將此真教之理。諄諄告飭。不啻耳提面命以傳之矣。以此而論。則佛老之教。理氣之說。太極陰陽之論。以及太乙太虛太和五帝等論。昉于何時。皆有歷

朝年月可考而知。其非上古相傳之真教。不誠彰明較著乎。

第五篇論真教爲上主所立

真教之理。純粹精微。全備無缺。惟全能全智之上主。方能立之。非惟聰明才智之士。莫能定之。卽盛德絕倫之聖人。教思無窮。愛人無已。終限於能智不足耳。是知天地係上主所造。人係上主所生。真教亦係上主所立無疑矣。○人心有靈。靈則能推明乾坤之內。有一上主。加敬加畏矣。然上主尊貴無上。必舉行何禮以展其恭敬之誠。非有真傳。未能盡知。又人之靈性。永存不滅。死後定有真正賞罰。賞善人以如何之福。罰惡人以如何之禍。且欲獲此福。當修何善。欲免此禍。當避何惡。此係造物主之玄旨。其理幽深莫測。超人靈性之上。雖因天地間有形之物事。極力推究。奈人之聰明有限。不過知宇內

有上主。必不能透知以上所云上主立教之玄旨。畢竟何如也。又獲罪上主。上主或赦與否。卽赦矣。當行何禮以補前愆。苟得重罪。上主果寬其既往。與以自新之路否。種種諸疑。理奧義深。俱非人之識見可以推明者。是知惟有上主所立之教。至真無僞。本末兼該。始終一貫。透切講明以上諸理。方能使人心醒悟。知上主生人於世何爲。知吾人作何修爲。始能與上主心相契合。永久不離也。○人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。是人性本善可知矣。然而好善而善不加修。惡惡而惡不定改者。豈非人之靈病日深。以致私欲蠹我心性。不克自振拔乎。孔子教人克己。大學教人明明德。是明知人之明德爲靈病所拘。私欲所蔽。喪其本然之明德矣。不然。孔子教人克己。大學教人明明德。不皆爲多事乎。語云從善如登。從惡如崩。是人性已壞。更可知矣。如人形軀本

來壯健。但染寒熱等症。厭膏粱而甘酸辣。非膏粱不足以悅口。身之病累其口之味也。上主全智。能察人心之隱惡。故立真教。施以應症之神方。則私欲雖勝。無所容之矣。○上主賞罰。原不專在現世。世人不解此意。謬謂作善未必卽降百祥。作不善未必卽降百殃也。且謂惡人操行不軌。專犯忌諱。悖秉彝之良。滅倫常之道。本身福壽綿長。且其子孫有爲帝者。善人積德累仁。幽獨無欺。仰焉而無愧。俯焉而不忤。反致生前患難叢集。死後雖留空名。無補實行。然觀乎此。正見定有上主所立真教。慰善人之苦行。使其愈加奮勉。以邀身後之真賞。警惡人之肆志。使其莫敢縱慾。以免身後之真罰也。史遷不達造物主之玄旨。而怨尤終身。以致獲罪上主。可勝悼哉。○吾人居世。未有不求福避禍者。但未識真福何在耳。故求長生者。辟穀延年。干利祿者。患得

患失。妄謂真福卽在斯世矣。嗟乎。茫茫宇宙。不啻如石火電光。倏忽莫定。豈真福處所耶。故上古聖賢於人世福樂。浮雲視之。傲蹤棄之。漠然不以動其中也。當知人性已壞。私欲深而性光蔽。但知生前浮淺之事。莫悟身後玄奧之理。此真福之理。惟上主所立真教能講明之。至於人立之教。如釋教所講善惡因果等異說。大壞人心。悖理實甚。烏有所謂真福哉。○萬象森布。供人使用。俱與人之形體相須。如目之於色。耳之於聲。件件相須。莫能相離。若然則人之靈神肖似上主。與上主之美善全福其相須處。不更切乎。上主至真誠。至美善。人有聰明以向其真。有心思以向其善。上主至威靈。至慈惠。人有敬畏以凜其威。有本良以報其德。且上主至公明。人有自主。能改惡遷善。邀其仁恩。回其義怒。因靈性之學。兼死生之道。備形神之理。語大天地莫能載。

語小天下莫能破。此惟上主始能立之。人雖明智。孰能推知其所以然。自定所守。倘非上主特立真教。誨之諄諄。安能與人性相稱。坦然由之。而無他岐之惑乎。

第六篇論上主真教與世永存

後儒曰。真教典禮。湮滅失傳。其來已久。諒天下各邦。與吾中國。所存者不過真教之影。而真教之全。未得聞矣。

先儒曰。仰觀俯察。衆庶繁生。各相戕賊。如火滅水。水滅火等是也。然上主全能。既生之。必保之。莫不令之各安其位。各遂其性。決不致彼此相戕。殄滅無存矣。上主保存物類。尙如此周全。况真教之存。關人性靈。至深且重。豈容異端之學。得而大亂其真乎。是故真教之傳。布在寰區。流行萬世。滅于此國。彼國

必確守勿失。失之于彼國。此國必篤信無疑。是知真教永存斯世。如天覆地載。無時蔑有也。○歷考史書。上古之世。人盡遐齡。不似今日之短促。微獨中夏如此。各國經書。莫不云然。因上古人稀。上主令人壽高年長。欲人類蕃滋。奉事上主。確傳真教也。且爲古初方策不備。書教未興。欲人類胥臻上壽者。所以補無書之缺。使人口傳真教。不致遺亡耳。觀乎此。則上主保存真教。其用意不亦深哉。

第七篇論真教實義任人考察

後儒曰。子謂上主保存真教。永存宇內。不令泯滅。立論確實。其說信然矣。但真偽並行。邪正難分。將何所區別。使真教昭著于普世。令人人共曉乎。

先儒曰。上主真教。無論行于何方。所立規誡。莫不合人本性。所行之事。並非拂

逆人心。強人必爲也。蓋良善慈仁。謙恭忍耐諸德。本乎性靈。上主所立真教。不過因此而利導之耳。是故人于真教。必當詳察其實理焉。蓋察而後明。明而後信。信而後行。久之則習與性成。道與心合。中心悅之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。邪教不然。不令人明之。必強人行之。蓋邪教原係人立。索隱行怪。欺世盜名。不惟難明。且隱僻詭異。恐人明之。卽不願從之也。真教乃上主所立。根據鑿然。本末一貫。愈明則愈知其美。愈察則愈服其真。倘立教不許人察其根柢。以定從違。觀此踪蹟詭密。其爲邪教彰明較著矣。是知上主賦人良知。正爲考真教以奉守。察僞教以拒絕耳。人有聰明。安可誤用乎。○倘設教而分疆域。論爾我。別貴賤智愚。便非萬民共父所立之真教也。真教乃宇內公教。無論貴賤貧富智愚賢不肖。皆可以與知與能。且真教迪人行善。諸德

咸備。或行法以俟命。或以德而報恩。信上主之真威。欽承無懈。凜上主之昭察。戒懼時存。君子修德。刻厲功深。舉真福等理以慰其既往。小人縱私。日就汙下。舉真禍等理以警其將來。故萃字內人士。不論男女老幼。俱可超凡而入聖。亦不論善惡智愚。皆可改過而從新。總由真教大公無我。故人人皆能成聖成賢。決不使一人有失望之悲。致擯棄于真教之外也。○上主萬德全備。萬善兼該。洵美好福德之大原也。若然。則上主愛好本體之全美全福。必出于本性之自然。雖慈愛吾人。有加靡已。原以感動人心。使之信認己性之尊貴。茂加福德無限。敬慕時存。順其旨莫敢違其命耳。此則令人心存誠敬。欽崇上主。內盡之實禮也。若有人焉。深悟上主尊高無極。仁恩無盡。口頌上主之美。躬行教理之真。必視四海之人。皆我兄弟也。苟見字內人心。迷惑異

說。未信上主而欽崇之。定大傷上主之仁心。獲罪上主靡極。奉行真教之人。返之于心。誠有怵惕難安者。故不避風濤。不畏寇險。經食人啖人之國。敷傳真教之理。使認上主至尊。欽崇無貳。改過自新也。倘有時偶獲罪於上主。必痛自刻責。補全無缺。然後始安。或嚴齋。或誦經。或席地枕石以苦其身。或靜默深思以防其慾。種種補過之工。惟懼有負上主之深恩厚澤耳。不然。則心中之懊悔。誠有不可以名言者。此則令人敬奉上主外盡之實禮也。以上所論真教內外兩端實禮。皆由本心之良而發。不得不然者也。

第八篇論考察真教當據何法以明其爲真教

後儒曰。據子所論真教之理。如此全美。果在世間。人人皆宜信之。據此則遵從者必滿寰區矣。然徧考諸夏。遵從者果係誰乎。

先儒曰。吾以上所論真教之體。原本昭著。義理精當。子苟按理推求。果在人事。決無可疑矣。雖然。譬之懿美當前。人人極口贊頌。然贊頌者多。而實效其德者鮮矣。既不實效其德。必將深惡其德。于是妄肆排擊。誣端人以朽名。毀貞士以污行者。往往皆是。人之于真教也亦然。真教奉一上主。傳教淑世。關人性靈。洵非淺鮮。無奈人心舊染已久。深惡真教。談理切實。不稍隨俗。于是變法以傾之。設計以壞之。必使真教不容于人世。然後其志方慊。是故真教之理。超人性靈。廣博難窮。究係盡人當信之正理。乃反笑其不經。疑其虛誕。奈之何哉。

後儒曰。我于真教不然。察其理固真。定奉守弗違也。

先儒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今察天下各國之人。其本心俱有錮蔽。子雖高士。邁越

人羣。然而偷風之染人最易。子卽明知真教之實理。亦若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矣。

後儒曰。是何言哉。

先儒曰。子勿怪予論涉于激切。祇用一言。子卽明釋吾論之果然也。如中國書籍。講明大地本係圓形。只因古書云天圓地方。久信于心。雖有新書作證。猶必云天圓地方。人心固蔽。牢不可破。以至如此。可慨也夫。今性理諸書論人道。未嘗不井井有條。至于談人道之所以然。非主太極。卽本理氣。竟將上古相傳。維皇上主。降衷下民。監觀人心。毫髮不爽之真理實學。悉削不道。何怪下愚不移之輩。自暴自棄。妄執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之說。妄想世樂。致利祿薰心。美色溺志。往而不返乎。嗟乎。以如此之世。侃然而談上主所立真教。如

人身發毒瘡。欲操刀盡割其糜肉。必諱疾忌醫。不任受其疼痛也。是故信從真教。非滌去夙見。虛其心以納天下之公理。究莫知真教畢竟何如也。蓋真教本係天下公理。人不論遠近。地不論遐邇。當以是非爲準。方知真教之實理。倘以其傳自外邦。便私心鄙之。固執不信。豈天下之公論乎哉。

第九篇論真正異端在於不認真教

後儒曰。雖然。吾中國古儒所傳之教。寧非真教。中國之人。守中國古儒所垂古經之遺訓足矣。何必復信子所謂真教乎。

先儒曰。語云。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即使中國古經全備無缺。亦不能將乾坤內外之大道精義。畢陳無遺。况經秦火之殘烈。王莽董卓之焚燬。古經大受其凋殘乎。真教之理。原存古經。但古經殘缺。安得謂真教之理。全具古經乎。試

卽古經考之。雖存什一于千百。猶足啟迪人心。以明真教至理。但註釋不無
晦明耳。欲達古經玄旨。須將本文詳加體認。方有領會處。倘以小字討生活。
吾知其于本文必一字不通也。○漢唐宋以來。諸儒意見不同。講解古經。議
論各別。獨出己見。莫據真理。以此古經失傳。晦處甚多也。苟因幾端真教之
理。不顯著古經。卽謂其非真教。豈千古定論乎。今釋教誕妄。不可枚舉。立說
陳辭。大悖古經。加以左道之名可也。真教原與未經失傳之古經若合符節。
乃惟以古經失傳。真教之全。現在不備載古經。卽以異端目之。夫豈可哉。何
爲異端。與上主所立真教之理。適相刺謬者是也。論人之良知。自能知異端
之非。但堯舜歿。孔子之道衰。邪說代作。中國人心之蒙蔽。日甚一日。雖明明
真教當前。必棄之如遺。而輾轉牽就于異端中矣。爲今之計。當何如哉。真教

既係生人當緊之道。宜據本心之良。撥開舊聞。獨抒真解。知異說皆非。惟真
教具生死大道。迫切求之。始能有得。倘不據本心之良。悠忽從事。必俟得有
真傳。方肯信從。則嗟無及矣。○或謂異端之謬。大壞人心。迷失真跡。上主何
故任其縱橫。人世不卽絕滅乎。不知真偽並行。而察識真教者必難。難則由
邪反正。其見必真。其守必定。而其功亦甚大矣。且世上美善。非苦其心志。勞
其筋骨。不能有成。况真教係吾人性靈根本切圖。若非苦心焦思。極力窮究。
豈可安坐而得。如金剛石寶物也。生於石山之心。韜光匿彩。不與凡石爭輝。
人欲求之。非穿石莫獲。若然。則上主欲人詳察異端之刺謬。以明真教之實
理。豈不然乎。

後儒曰。子所論上主所立之教。如此其真。凡人俱當信從。固已。但予惟確守本

心之良。非理不行足矣。何以教爲。子所謂真教。卽不奉焉。有何罪過。上主豈遽罰子乎。

先儒曰。子言非是。倘朝廷諭旨。旣已頒行天下。無論知否。違之者罰在必行。子以上所論。上主所立之真教。旣已宣布人間。至明至著。人心有靈。自能覺之。今子乃師心自用。不殫精竭慮。極力窮究。猥云但守本心之良足矣。惡得無罪。夫真教係上主親立。人不信從。如人子身染疔病。其母具良藥以療其疾。且再四迫之使服。無奈其子抱疾以終。寧死不服何也。若然。則其子因病而死。咎在母乎。咎在子乎。

第十篇總論異端之非

後儒曰。觀子指陳諸教異同。俱見根柢。請迪我聰明。相與精察諸教之是非。一

洗從前之陋解。益我心性。不良多乎。

先儒曰。夫所謂教者。必推原天地間有一上主。執賞罰之權。判定善惡。絲毫不爽。方足稱之爲教也。乃異端紛然。居心悖違。凡有議論。皆欲非詆上主耳。釋教信輪迴。所論賞罰。狎侮鄙陋。供人笑談。如此者。詆上主之至公。道教信邪神。云六合之內。神祇彌滿。分掌天地萬物。如此者。詆上主之全能。競談理氣者。謂理氣與上主渾爲一體。無所區別。如此者。詆上主至尊無對之神體。且云。宇內禍患。皆惡人之怨氣所感。宇內福祥。皆善人之和氣所召。如此者。竟將掌握乾坤。宰制羣生之上主。一筆抹煞矣。以上皆謬說。蓋謂天下萬事萬物。俱屬已定。並無上主宰制。不過如自鳴鐘之輪轉相同耳。故云天有一定之氣運。吉日凶時。必待星家推算。地有一定之土脉。主祥主災。必須堪士詳

觀。殊不知天下之事。有與一定之氣數。迥不相關者。厥有兩端。一則事由人定。殫其聰明。成敗利鈍。先已預料。此與風水美惡。時日好歹。固無干涉。一則事由上主所定。其命已定。神聖莫測。術士何人。安能改上主一定之成命乎。要之此時作善。則此時卽爲吉時。此時作惡。則此時卽爲凶時。何庸枉費心思。妄加推算爲。總因立教無本。任諸家騰躍。千百其門。微獨不可爲教。且係上主之仇敵。人心之蠹賊也。○獲罪君上。必加重刑。詆毀上主之異端。竟容其搖唇鼓舌。縱橫其說。以亂天下。如之何其可耶。今觀妖人術士。挾風水占卜。陰陽術數。虛妄等事。蠱惑人心者。徧察天下各方。在在皆是。吾恐世人容之上主威靈。必降嚴罰也。○上主肇造吾人。令人欽崇者。理也。而異端之人。竟將邪神誤認爲上主。且隨自己之意。立邪神爲上主。敬求邪神。妄想聰明。

富貴等。其乖謬悖亂。何至此極乎。國語云。古者民神不雜。及少昊之御宇也。九黎亂德。民神雜揉。至顓頊而百度維新。治歸上理。乃自漢代以來。卽如少昊之世。民神雜揉。不辨邪正。竟將神與人。人與物。上主與邪神。天地萬物。太極陰陽。同屬一體。混然不分矣。聞之二千年前。外國之書。極贊中國上古之時。風俗醇美。人心專一。無淫祠。無塑像。敬上主之真實。除邪神之僞妄。至於今而此風邈矣。不可復覩矣。可勝悲哉。○徧考五經。並無封神之說。今禮記雖有其說。乃係暴秦之時。呂不韋附會之辭。非古禮記原有之本意也。安可一誤而再誤哉。○今觀天位乎上。地位乎下。萬物錯陳。其光華燦麗。美好精工。無非羣徵上主之福德美善。至極無加。使人仰觀俯察。竦然時存敬畏。肫然時深感謝耳。無如異學居心暗昧。罔識真元。日月揚光。甘霖普被。誠上主

命天以普其惠。乃稽顙叩首。謝蒼天之惠。我靡盡。百果茂盛。五穀豐登。實上主命地以著其德。乃跪拜趨蹌。感厚土之德。我良深。此如雙親慈愛其子。置造房屋樓臺。令之安居樂業。而其子竟不追念父母之慈愛。惟叩拜房屋。能蔽風雨。防寒暑。如之何其可耶。夫不報雙親之恩。而歸功於頑然之房屋。不感上主之德。而歸功於塊然之天地。如此行爲。豈不令人甚可笑訝乎。房屋堅固完美。必贊匠人之工巧。更感祖父之遺恩。今上主乃人類大父。造生天地。如萬民一大公室也。其間美妙不可言傳。人類居其中。左宜而右有。取之無窮。用之不竭。其生養栽培之恩。誠無窮極矣。乃喪厥本原。迷失真宗。戴天履地。而不知天地之真主。加敬加愛。惟向蒼天厚土。感恩而報德。抑何弗思之甚耶。○稱之曰神。則神明莫測。能有主張。作此作彼。罔弗任意。至於形天。

運動有常。如火就燥。水流濕。皆其本性一定不得不然者。今觀火就燥。水流濕。數千年以前如此。數千年以後亦如此。天之運行。數千年以前如此。數千年以後亦如此。均未見其有異也。倘謂天運由己。變動無常。天文家何以推時定準。千百年來毫無差忒。孟子何以云天之高。星辰之遠。苟求其故。千歲之日至。可坐而致乎。若然。則天不過塊然一巨物耳。微獨不可謂神。亦無靈性較貴於人矣。至於地。乃污穢之所歸注。人物之所踐踏。較人更爲卑賤。今以具靈神。通物理。靈超萬類之人。俯首而拜塊然之天。污穢之地。望其降福禳災。可恥孰甚乎。詳考古經。並無拜蒼天厚土之說。人之當天而祈拜者。卽如臣民向金闕而叩首。非拜金闕也。正所以拜皇上耳。以是知古先明王。向天而行郊祀之禮。非郊祀蒼天也。實郊祀天上之上主耳。○試觀麗於天體

之物。無有光華。愈於太陽者。然太陽具熱光。普照寰區。不過一巨火耳。至於太陰五星。本體原無光亮。與地一類。俱無靈明。能降禍福。使人知所敬畏。不敢慢加指摘也。人心有靈。知其爲頑物。故詩小雅戲之曰。維天有漢。監亦有光。跂彼織女。終日七襄。雖則七襄。不成報章。又云。維南有箕。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。不可以挹酒漿。假使天有靈。星宿等亦有靈。孰敢仰天而嘲笑若此乎。○自古先王。尊敬上主。禮義明備。今以此禮敬奉邪神。而不欽承上主。若然。則是人廢棄上主。卽廢棄自己矣。故不畏上主之賞罰。而行險徼幸。縱慾偷安。驕奢淫逸。無所不爲。人其面。獸其心。且物類所不爲者。而人爲之。何怪上主棄置吾人於萬物之下。許其拜蛟龍龜蛇驢馬等畜乎。○人不能隨意立一人以爲君。而拜稽恐後。亦何能隨便立一人爲上主。敬拜弗違乎。○棄

自己之君上。立一賊而反顏事之。君前大逆不道。莫此爲甚。絕上主而敬拜佛老等僞神。上主前罪惡深重。豈可以言語形容乎。○無論何種異端。俱心志迷惑。莫識真宗。不向上主而向邪神。岐路傍徨。竟不知生前死後之真賞真罰。究在何處。其關人性靈之升沉。豈淺鮮哉。夫異學莫識真宗者。總因未明真教之正理耳。苟明乎真教正理。則是非昭然。邪正判然。而諸種異學。可不辨而自然息止矣。

後儒曰。聞子所論真教之正。愈知邪教之非。爲害最劇。深願早聞真教。豁予心蒙。今邪教之非雖明。但何教爲真教。尙未透達其精義。幸賴高明。歷歷指陳。我心歡樂。當何如耶。

先儒曰。天下之事。最關緊要者。莫真教若也。天地真主。賴真教以明之。吾人靈

性。須真教以闡之。且人生前死後之究竟。更藉真教以解之。倘稍有錯誤。微特以上諸大道。俱昧昧以終身。且形軀一死。身後之懊悔。永永無窮矣。今佛老等偽教。其爲害真教者。猶淺。前已畧陳梗概。無煩多贅。惟性理一書。流傳人世。人人奉爲規程。漢代諸儒開其源。唐宋諸儒逐其流。談天道。論人性。自謂上古經書之正傳。不知古經因此而愈晦。古教因此而愈亡。爲害真教。更非他教可比。蓋此書持論玄微。摭拾古經之末談。隱逆真教之實理。差之毫釐。謬以千里。予以前所論諸端正理。惟闢其大畧耳。今爲子直揭其隱病。痛下一針可也。

第十一篇駁漢唐以來性理諸謬說

信字內定有上主。其體純神。並非理氣。此真教之大本也。但漢代以來。有一

般談性理者。其稱上主論人靈性。竟謂上主及天地人物。同屬一理。並無分別。且將天理卽認爲上主。其語含糊不得明透。不知天理者卽天之形體。本係圓形。日月星辰麗於其上。運動有常。千古以來。毫無差忒。不過爲人仰觀俯察。推時定準。供役吾人。使人日用之需耳。又安可妄以天之理。卽爲天上之主乎。倘不分別天地之上。有一自有純神之上主。謬指上主卽是天理。此不惟不識上主。且獲罪上主無窮矣。至於人心所具之天理。卽是人心本有之良。係上主原化性命之德。爲人心之準則。分是非。定善惡。不容或昧者。今將上主及人心之本良。全無分別。統謂之爲天理。妄論失實。微獨滅上主之實義。且大逆上主造物定名之本義矣。○上主乃造化天地之大主。宰制人物之元君。而性理諸書。乃云上主非他。卽理也。理卽性也。性卽命也。渾然同

此物事而無所分別也。以此立論。是將上主與天地神人萬物。同謂之性理與命矣。然古經但言文王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未言昭事性理命也。言上帝臨汝。無貳爾心。未言性理命臨汝。無貳爾心也。性命類問之者曰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萬物盈於兩間。生生不窮。日往則月來。寒往則暑來。風雷之所以鼓動。山水之所以流峙。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權耶。抑只是太極爲萬化之樞紐。故能如此。問之者甚爲切實。而答之者當云。蒼蒼者乃塊然之物。固不能主其權。而太極係頑然之氣。亦不能爲萬化之本。其中定有一至靈明。至赫濯。全能極智之上主。主其權而總其造化之機也。以此答之。方能使問之者得有明示。庶不愧名儒之稱。乃偏答以含糊之語曰。此與前只是一意。而理性命之外。並無他說。是問之者冥然而答者昭然。均

不識天地間定有上主也。皇極經世書云。神則明矣。潛天潛地。不行而至。不急而速。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。通書云。神妙萬物。又云。神則不離於形。不囿於形。如此論神。則此神非他。卽我古經所稱天之主宰。古先王郊祀之上主也。按此則以上所稱之神。甚合正理。其後又復生他議。乃曰。性則神。又曰。神者人之主。將寐在脾。熟寐在腎。將寤在肝。正寤在心。又曰。神是天地之心。以此講神。則又與我古儒小心翼翼。昭事之上主大相矛盾。滅其實義矣。夫旣云神不離形。不囿於形。正昭合詩經所云。上帝臨女。無貳爾心之義。乃復云。神忽在脾。忽在腎等。如此論神。則是心無定見。先後不相符矣。易學啟蒙云。上帝出乎震。齊乎巽。相見乎離。致役乎坤。說言乎兌。戰乎乾。勞乎坎。成言乎艮。不知易惟云。帝出乎震。蓋震者東方也。東方爲陽明首區。言上主超出八

方之外。高出乾坤之上。而造化之功。於此立基焉。不過借來之辭。後儒乃贅許多無理之談。是誠何心。倘如此講上主。竟將全能上主。講成一人。勢單力弱。自此詣彼。會此則和。遇彼則乖。幾經奮勇。幾經苦戰。危然後安。困然後舒。銳意爭先。盡力攻殺。方能治定功成。安然主宰於天地之上矣。不然。則竟無以爲上主也。夫上主。乃我古儒極口贊其美好無窮。能智無加。小心翼翼。昭事弗遑者。而如此輕慢。如此狎侮。如之何其可耶。苟有人於此。侮蔑其君。國法王章。必不寬貸。今將至尊無對之上主。如此貶損。悖逆之罪。安能逃上主之監觀乎。有心真教者。辨而闢之可也。○詳閱性理諸書。敬上主之言不多見。而勉人修德。惟云天理所當然。良心所固有。竟不知上主爲萬理之本。賦性之原。修德之根。舍上主而但云修德。係天理所當然。良心所固有。是更將

古經所稱降衷之上主。賦性之上主。人人所當昭事感謝之上主。不過講成一良心天理之虛文套語了事而已。如此則雖極力勉人修德。皆係無根之浮語。豈有探本窮源之實義乎哉。○程子云。夫天一而已。以形體言之謂之天。以主宰言之謂之帝。以性情言之謂之乾。以此而論。是上主亦有形矣。既有形像。則上主係有形生活之物。需飲食以養之矣。試問上主需飲食何物以養之乎。○後儒著性理之書。其中講解理性命三字。講解天地萬物之理。持論甚爲含糊。不合正理。竟將上主之性。謂爲太虛之道。將上主生天地萬物之理。謂爲陰陽浮沉。勝負屈伸。自然流行太和之氣。不特愚己。且愚天下。大滅上主之本義。詳閱古往經書。論上主之性。本有精義。明其精義。乃可著之辭說。不然當如孔子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可也。安可妄加註釋。以亂真傳。

乎。○性理書有云。譬如言光。必有鏡。然後有光。必有水。然後有光。光便是性。鏡水便是氣質。若無鏡水。則光便散矣。按此則人之靈性。便如光。人之形氣。便如鏡與水。人之形死。則靈性亦死矣。又云。如五色頓在黑多處。便都黑了。入在紅多處。便都紅了。却看稟的氣如何。然此理只是善。既是理。如何得惡。所謂惡却是氣也。按此則人之善。因人之性。即是理也。理即是善。人之惡。却是人之氣也。如此則凡人之理。不能不爲善。人之氣。不能不爲惡矣。夫爲惡之氣。既不由我。爲善之理。即人性也。亦不由我也。若然。則所稱人心有靈。主張由心。權衡任意。何在乎。夫所謂賞者。賞其苦身克己。勉力爲善之苦心耳。所謂罰者。罰其縱慾偷安。放恣爲惡之逸志耳。今爲善爲惡。既云自然而然。毫不由己。而善者福之。淫者禍之。何以服人心。而稱賞罰之公當乎哉。曠觀

今古賢愚雜處。善人而忽變爲惡。惡人而忽變爲善者。不知凡幾。人試撫躬自問。未不自覺其心有自主者。微獨作善作惡。莫不由己。且方爲善。旋復爲惡。亦莫不由己也。今按性理書又云。我作善非由氣。作惡非由理。作善由理而作惡由氣也。以此而論。是作善作惡。非惟一所以然。乃有理與氣兩所以然矣。然我返心自審。而作善作惡。獨我一心爲主。確有明證。今我既惟一。足徵人之性。其作善作惡。尙有他主。不止理與氣而已也。他主者何。我也。我循理而逆氣。循氣而逆理。非止理與氣爲之。乃我之大體。我之靈性。主張於其間。而不使理與氣得以混淆也。

後儒曰。雖然。畢竟人之私欲。人之惡氣。究自何來。人之私欲。錮我聰明。究係何故。願明教我。

先儒曰。遯夫開闢之始。造物主特造男女二人。爲我人類元祖。此二人者。並非所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由陰陽二氣妙合而凝者。亦非由父母生育而有。然係上主全能特造之而有。此二人既係上主特造。非由人道而生。其性情本來平和。原無私欲之累。迨後人心頹敗。私欲叢集。皆緣吾人自取之也。上主立此真教。非特示我蒸民。知私欲之由來。且係治神病之良方。按其得病之由。施以應症之神藥。因人順自己之私意則爲惡。逆自己之私意則爲善也。○程子論人之所以成聖有二。一爲性之者。一爲學之者。性之者如堯舜。孔子是也。學之者如成湯武王是也。不知人之所以爲聖。俱學之者。孔子曰。我非生而知之者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倘此言稍有不實。是孔子自欺以欺人也。吾知其決不如此。孔子所謂生而知之者。是謂此人聰明高出乎凡衆。

並非謂克己修德。不甚吃緊用力耳。豈謂生來卽是聖人乎。當以其辭逆其志可也。不然則堯典虞書所云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十字之真傳。皆爲虛語矣。須知人之生也。無論聖愚。人心皆危。道心皆微。詳察古經。堯舜禹湯相與授受之際。俱諄切告語。命之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未聞生而卽聖。不必勉力爲學者也。○皇極經世書曰。人之神。卽天地之神。人之自欺。所以欺天地。可不慎哉。此言大悖古經正理。何以知其然。曰商頌曰。敬聖日躋。昭假遲遲。上帝是祗。湯誓曰。夏氏有罪。予畏上帝。不敢不正。是古先明王。深知字內有上主。故不顯亦臨。無斃亦保。幽獨間不敢稍蒙欺詐之念。以獲罪此上主也。然則古儒篤信上主。是人神之大原。豈信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乎。○性理書云。人於獨知之地。所作不善。他人雖不能知。然瞞得人。

瞞不得理。不知理也者。不過上主所賦人性中之規矩法度。命人遵守者。屬
依賴之品。乃無爲之道。有何靈明昭察。令惡人有所嚴憚畏懼。不敢爲惡乎。
吾觀古儒警惕惡人。謂小人奸險。居心狡詐。雖能欺世人之耳目。究莫能逃
上主之明威。蓋上主雖云無聲無臭。無形無像。而全神昭著。無所不在。古儒
深明此理。故著書垂訓。令人戒懼慎獨。不容稍懈。中庸所謂莫見乎隱。莫顯
乎微者此也。上下數千百年。道統之真傳在此。從此探本尋源。而上主可明。
靈性亦可以識矣。無如近儒議論失真。舍上主味靈性。執定理爲主宰之說。
盡惑人心。貽害萬世。何怪乎人心私慾日熾。千載而下。不得真正爲善之門
路乎。○性理書專言理氣。與古經必不相符。又不敢蔑視古經。往往勉強支
吾。逃遁其說。以合古經。究與自己之本意。大相逕庭。及讀書經。明言商主高

宗恭默思道。夜夢上帝。賚以良弼。又不能不信此言爲真實也。旣不能逃避其說。不得已而降心相從曰。高宗夜夢之上帝。或卽是古經所稱之維皇上帝。洵不得以理氣混之也。嗚乎。倘非書經云。高宗夜夢上帝。賚以良弼一事。證之。予竟無奈此後儒何也。

第十二篇論今之明儒識見。雖高議論雖正。但於真教至理尙有不足處。後儒曰。性理一書。雖原於漢儒。集於宋代。其間淹貫五經正義。而深契古儒真解之士。多不服此書而心非之者。代不乏人。是真教不絕。尙存一縷者。猶賴此等名人傑士相與維持也。王陽明文集云。朱子晚年固已大悟舊說之非。痛悔極矣。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。不可勝贖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。乃其中年未定之說。自咎以爲舊本之誤。思改正而未及。而其諸語類之屬。又其

門人挾勝心。附己見。固於朱子平日之說。尤有大相刺謬者。按此則朱子已亡。而陽明不服。致有後論者。因其註釋經書。多有晦暗。未合古經之原旨也。又王安石居心執拗。云天下萬事皆係氣數一定。並無主宰權衡其間。而富弼司馬光等。深明古儒真傳。心皆不服。由此觀之。則累朝哲士。衛正道而歸古儒之真傳者多矣。苟信從此等明儒正論。則遵聞行知。將見上古真教可復。天地真主可明。何必更須子所稱真教乎哉。

先儒曰。前代明儒。雖識見高超。議論確實。能於異說雜興之後。力砥狂瀾。固可遵守。然不及上古真儒。於旁門未起之先。獨垂真訓。更足信從也。蓋孔子沒。而古教失傳。處士橫議。雖以孟子之賢。正人心。息邪說。以言拒之。尙難挽回。况其他乎。鄭樵云。昔者七十二子在孔門。問道均矣。夫子沒而其說不同。况

復傳羣弟子之門人。則其失又遠也。從而信之。則矛盾可疑。歐陽修云。聖人沒。六經多失其傳。一經之學。分爲數家。不勝其異說也。孔子沒。周益衰亂。先王之道不明。人人異學。肆其怪奇。後之學者不能卓然誅絕之。牛弘請開獻書之路。表曰。昔周德既衰。舊經紊棄。孝經正義序曰。夫子沒而微言絕。韓愈與孟尙書書曰。及秦滅漢興。古書皆殘缺。十七二三。請開獻書之路。表又曰。及秦漢馭宇。先王墳籍。掃地皆盡。此乃書之一厄也。漢興詔劉向父子。籌校篇籍。漢之典文。於斯爲盛。及王莽之末。並從焚燼。此則書之二厄也。光武嗣興。尤重經誥。孝獻移都。吏人擾亂。圖書縑帛。皆取爲帷囊。所收而西。七十餘乘。西京大亂。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漢。更集經典。晉人承之。文集又廣。爲劉淵石勒馮陵。從而失墜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論刪去九經正義中。

讖緯劄子云。自暴秦焚書。漢興收拾亡逸。所存無幾。或殘編斷簡。出於屋壁。而餘齡昏眊。得其口傳。伏生年九十餘。老不能正言。言不可曉。使其女傳言。教鼂錯。齊人語以潁川異。錯與不知者十二三。去聖愈遠。莫可考證。按以上諸議論。漢得古經緒餘。皆荒唐無據。雖有一二古儒真訓。僅收什一於千百。不足取以爲徵。且雜以諸儒臆說。而附會牽扯。說法竟不相同。由此而論。則古書既失其全籍。但憑一二古經遺義。安足證全備無缺之真教乎哉。○世之明儒。雖知宇內有上主。但於上古恭敬上主之典禮。已失傳矣。蓋人有神形兩者。皆上主所造。兩者胥盡於上主之前。始於上主之前無愧耳。於是知吾人欽崇上主。內外兼全。情文兩備。而真教之禮始盡。上主之尊始顯也。今儒論不及此。奈之何哉。但人各有良。不能離教。倘無真教。講明恭敬上主內

外之禮。則人必無真向。既無真向。又何怪認賊爲主。認偷盜而爲父母。拜敬邪神。日陷於淫祀之非乎。○古儒所著禮記。今失其傳矣。蓋古儒著古禮記。書必編定年月日時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其所以敬事上主之禮。定燦然各備。無少欠缺。易復卦云。先王至日閉關。自今論之。斯日也。無論后王君公。以至億兆羣黎。俱有敬事上主之禮也。詳閱今日之禮記。竟不其然。惟備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賓客等相接之禮。及養生送死之禮。而郊祀大禮。惟天子得以行之。諸侯且不敢干。况小民乎。揆厥由來。時至戰國。國家亂亡相繼。民不聊生。喪失本原。而敬事上主之真禮。無暇修明耳。迨後書經秦火。人離上古愈遠。而愈失其真矣。可慨也夫。○今異端橫行。邪神倡亂。後儒恐其亂靡底止。執定理氣以爲造化之根原。自謂談空說無之異端。可以息止矣。不

知理也者。乃依賴之品。非自立之體。所謂規矩法度者是也。至於氣。更屬頑然。並無知覺。試問有何靈明。有何自主。而能肇造乾坤人物。主人生死。賞罰善惡。毫髮不爽耶。揆之古經。惟上帝不常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之正道實學。洵不啻天淵之別矣。是欲護古經。而反悖古經。何以正人心。息邪說。而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古道乎哉。獨維皇上主所立之教爲真教。無纖毫差謬。其餘雖德如聖人。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。蓋聖人卽德邁人羣。究係人類耳。聰明有限。才力有缺。決不能定人心之真向。統普海內外。古今萬世之人心。胥納於上主惟一之真教也。○今儒惟值禍患臨身。始籲求上主以禳之。而於修德克愆。從未聞籲求上主。降寵佑。奮力前修者。倘修德克愆。自恃己力。必傲然自是。名曰修德。實悖真德。名曰克愆。實順己私。心性昏冥。

與上主之心性。定相悖謬矣。則德何以積。愆何以消乎。○譬一居心端正之善人。無端而橫逆相加。仇人設法誣陷於君前。百端妄證。問成大辟。遭凌遲重刑。危苦莫當。是必上主所立真教方能安慰其苦心。若但據今儒所論生死浮言。何足使斯人甘心受死。泰然自安。而無憂懼乎。○忠孝之本。根於敬愛上主。緣上主乃宇內大君。萬民共父。且係賦性之大元也。推敬愛上主之心。而忠君孝親。則爲臣止敬。爲子止孝。彝倫克叙。萬理歸宗。今儒論忠孝之道。第云理所當然。性所固然。或且推原於太虛太和之理氣。而不推原於至義至公之上主。議論無本。雖云盡忠盡孝。乃係舍本求末。何有忠孝之實義乎。○今儒於上古經書。亦嘗殫盡心思。逐章逐句。爲之詳加註釋矣。然原本殘缺。而註解益混。好古深思之士。細玩古經餘緒。未嘗不歎惜痛恨。今儒之

註釋。大非古經原旨也。嗚呼。上主不明。古經晦暗。何怪佛老橫行。陰陽風水。命相占卜之異端。倡亂我中土乎。○今之自命爲儒者。未嘗不云繼往古。開來學。但抱恨禮樂文章天文等之失傳耳。然宇內真教。豈不較禮樂文章天文等更爲吃緊乎。舍本逐末。專事禮樂文章天文等雜技。縱使禮樂明備。文章天文精徹。於吾人心性實學。究何裨耶。○今儒講作善之道。固有確論。然迪人爲善。禁人爲惡之道。概皆缺畧。未能詳備。故論人世當盡之理。雖覺明切。而行善畢竟何爲。尙歉然未見分曉也。○今儒論太極陰陽。理氣心性。人之形軀等。皆未見大原。不過含糊了事。實屬無用之浮談耳。至於五經所論上主至義可畏。至仁可愛。人之靈性。貴超萬彙。獨係上主降衷之恒性。有始無終。生前善惡。死後賞罰。若毫髮不爽之大道真傳。俱無確當了徹完全之

義。豈不使作惡之人。肆無忌憚。泰然自安乎。○今儒論作善之道。較釋老二教。高矣遠矣。釋老作善。歸本於空無。儒教作善。先須誠意正心。而後發爲實行。其論固爲精切。然作善無真向。則所作之善。虛而無據。何也。蓋上主爲蒸民大父。當思報其恩也。上主爲宰制乾坤人物真元。當思仰其威也。且上主爲萬福之原。萬善之本。當歸其宗。而愛其美好無極也。儒家所著勸善之書。不過云全其性分。所固有。喜其心性之無虧。甚且爲功名揚於人世。富貴綿於子孫。有家國天下之責者。第云修身特爲齊家。齊家特爲治國。治國特爲平天下。數者之外。更無他向矣。夫宇內真教。包含靡遺。豈可云完此數端。卽足盡真教之大全乎。詳玩古經。作善降百祥。作不善降百殃之旨。明明兼生前死後立論。而今儒但言生前。不論死後。如此立說。不過養人私欲。喪人實

德。何能超乎私欲之上。另有所謂真福真禍之正解耶。○論斷古經書。漢唐宋明諸儒。見解各別。多有異同。故生當今世。惟信經不信傳可也。但古經雖云可信。而秦火而後。多晦暗不明。亦不足取徵真教之大全也。○今儒未嘗不對應古儒之言。但於古經不加深玩。究不知其意旨之所歸。亦嘗口贊古經。而心實不明。是故起視斯世。風俗之澆漓。不及上古風俗之醇正遠矣。兼之異端雜出。遍滿寰區。倘今儒非口是心非。何至安臥枕席。不思急爲拯救。求臻上古老成切實。道一風同之古教乎。○今古經既已失傳。則真教無窮妙理。其詳不可得聞矣。倘無真教補其缺畧。何以復明古經之真解乎。○漢唐距秦未遠。古經失傳。卽在目前。彼時儒者。居今稽古。尋墜緒之茫茫。抱殘編而流涕。蓋深知古儒衰亡。而真教不可復振也。至宋而英才並起。聰明蓋

世宜探本窮源。追溯古經實義。按次補綴。註解分明。使萬世而下。因古經而認真教。將見古經之昭著。如日月之經天。豈不盛哉。豈不快哉。乃迷失古儒真教。妄加註釋。病根愈深。愈難救療。且師心自用。自謂道義甚高。文章極古。日空前古。藐小後今。微特諱疾忌醫。且有病不認病。雖有良方。何由治其痼疾乎。○當知人欲詳察真教之理。譬之修室。培根基。砌墻垣。豎棟樑。椽柱。漸次修造。始能成高樓大廈之觀。吾先論人之靈性。是神非氣。後論宇內有上主。尊高無上。能智無窮。一切乾坤人物。盡係此主造成。並非後儒所稱太極陰陽理氣天地鬼神之謂。實爲太極陰陽理氣天地鬼神所從出。子苟明上主。謂何。自明吾人靈性謂何矣。至論宇內當有真教。非人所立。定係上主所立。明指世人當執何法以辨真僞。俱有至論。不容稍混。且援引古經。證明真

教更有確據。並非臆說。雖聖人復起。不易吾言矣。凡此論辨。非吾一人之私見。實合之萬國經史。千古聖賢。然後敢以得之一心者。質之萬世。倘吾言未盡。子自聰慧。必能聞少知多。漸悟大原也。但最關緊要者。惟在分別立教之真偽。以定從違。若真偽莫辨。卽殫盡心思。究何裨乎。

